

明季北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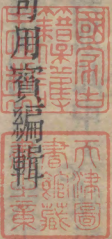
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



10478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為吏科給事中。先是啟新伏闕獻疏。其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兪。鄒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尙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母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母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

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問。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其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可爲輿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蚩之氓。叩閭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

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日。卽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好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

明李北畧

卷十二

三

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闕門特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啟新既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幸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此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凶命無類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明季北畧

卷十二

四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赦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

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遜從容奏對。不爲訕。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明季北畧

卷十二

五

申救良久。命項繫重廬。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叅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際學士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宜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批糠。繼替纓爲桃李。吳化鯢部民也。叅及撫按鄒華。下上曰。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士。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叅其以妾日妻封也。有言寇帶聞仕。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指俸市馬從闕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土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母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明季北畧

卷十二

六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整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胤瑞瀆奏逐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

婦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軌道訴之。後移獄刑部。成。延
綏。六。年。五月。文。實。派。入。之。疑。味。神。賦。附。錄。二。十。二。卷。終。
奏請金光宸。命。出。給。書。監。歸。隊。大。氣。再。臣。臣。臣。臣。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叅。通。州。兵。部。右。
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
之。適。大。雷。雨。議。調。遣。而。登。頓。三。日。未。出。所。遣。知。之。原。
大清兵入塞。命。出。給。書。監。歸。隊。大。氣。再。臣。臣。臣。臣。

丙子三月。大清兵薄大同馬道口。四月二十又薄
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嘉峯口。巡關御史王肇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七

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
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
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語閣
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卽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
內臣耶。初六丁未。大清兵深入山西。初八。巳酉。
閒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
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
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
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不

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分初。八已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盡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官。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

明季北畧

卷十二

八

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却之。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尋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襪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遷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

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抉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臣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甯下之謀。疏上下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子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九

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謚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敘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其天下事哉。吾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明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已已。

明季北畧

卷十二

十一

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追。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固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

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旨。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以薦霍維

明季七畧 卷十二

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强無過闖王。彼多番漢。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規管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端闖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奉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爲賊人竊笑乎。況此數十百級尙未知是賊是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真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闖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闖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三

奇勝。金魚阱獸。賊旦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敵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

順十八日癸亥甘學濤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癸丑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十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溫闕之賊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明季北畧卷十二

三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志苗城十月初四日冲梁橋堽日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羌攻虜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蒙階微聞維章遽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闕鄉上用經畧侍郎王象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鳴張踞驢龍出負嶠爲勢不一年象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

代之蓋道立幼在揚鶴衙齋與祠昌善祠昌時以本
兵入閣也。上又憂賊不卽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祗
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號雙泉揚州人性勤
幹諳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
官兵剿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于總張國
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
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
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躡捷如飛官兵用步卒
尾之重趺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
明季北畧卷十一

十四

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薛
仁貴等遵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
六日掠扶溝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
玉病新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
百人會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師居大營夜間發火亦
大小師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
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師所

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
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
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廣
啟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蕪之光可燭天賊見火
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
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
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掩襲
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盔九卽分資將士是夕追殺數
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覆牆或匿
草閒花地及明百姓邏索田園中悉擒出斬之凡殺
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豔首飾金珠甚
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
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
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
已死于練可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恒素衣銀胃其兵
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
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旣畢命出斬之肌色如玉
屍下旣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

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許文沖一股奔陳州。沈邱後良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詈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塵搏。兵從之。百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鄆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子伉儷。訪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航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旣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旣不以汝爲

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啟視之。乃良玉所斬惡虜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釜一金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鄖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稻草舍數椽。主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明季北畧卷十二

七

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鄖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至應城。士民登陴守。

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境不攻圍百姓大喜
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
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詈之而賊
如故止圍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
擊耳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與
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圍城
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嚮愚嗜利爭取之獻忠
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
遺者遂長驅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
萌季北畧

卷十二

六

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
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
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雲夢
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
墮鬻賊有所問我輩應荅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
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鉞鉤或掀揭之或提
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
語云鴛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
直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靜以

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宜城張烈婦詈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頑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迫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屈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泉中。自念矛鏑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辱身而死。甯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弟。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泉前堅不去。賊騎蜂擁。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九

劉大鞏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土民固守。賊雲梯衝棚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上火駁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

盡斷其頭環嚮堦植其跡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

命取民間團輪

婦人溺器

亦數百枚懸牒外嚮以厭勝之

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

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

昇合諸路兵授滁州戰于賊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

麾軍追之遂北五十里屍相枕藉漕撫朱大典遣將

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圍陵大典與總兵

楊御蕃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三

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

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

滁陽

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王

壬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

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

平膽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

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

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

京本兵呂維祺遣土守備援之

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培。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協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

自昔大猷之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三

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于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廟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逃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禦。距桐城

三十餘里。被圍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

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縋入。出

書曰。楊且日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旣促。亟而士

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邀諸紳議事既至卽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卽解圍去可法得免旣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卽令桐城冠大以絹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胥吏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 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鍵奏南陽府饑有母烹其女者 六月初三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燕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襄人子也目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啟四年母李病亮顛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賄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壞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贖眇。流賊過其廬。熬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下日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

明李北畧卷十二

三

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豈僞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是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是以論孝子矣。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大清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

天而貧士相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媼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佯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間于令令謬謂

明季北畧

卷十一

雷

與程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繫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則寃不白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愬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刺刃于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衣盡復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得史書爲烈婦暴寃且

曰不脛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
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于朝。罪狀令令不一
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
爲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
異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
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紉衣佩刃。甯
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三

况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
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訌也。聞讞者杜法
狗囑誣以姦情。齒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
向增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天
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
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譎者囑者。公行無忌。蓋清
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且夕拜疏。以昔日理輪之手。
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
恐百足之姦。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

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叅。或流聞長安。寔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列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已。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終

卷十二

美

明季北畧卷之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宜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一

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琪查究。元琪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二

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誣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埰交章訟寃。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齊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

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仕
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丞卒于家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
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
不畊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
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
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
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
明季北畧卷十三
三
倘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
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
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
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
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憚
切責之

楊光先忝陳啟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忝陳啟新并及溫體仁
棺自隨謂啟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啟新爲傳說。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童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啟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啟新未結之局。皆啟新分內之事。如啟新不知弊端。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啟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啟

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啟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啟新罪不容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啟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平治之綱。

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靦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啟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叅啟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啟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五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合書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謫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延臣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已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劄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耻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闔監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效何論內外內臣旣徵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副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土手改降二級調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六

責臣罪已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已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愆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能或驛路詭名輻輳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旣富則好慝可容無按之薦劾失真

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勲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于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七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

祫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誣。崇禎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祖至今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念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于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廝役。無人貨鬻。無人各衛衙門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八

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鬻色縐紗深衣一襲。尚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皆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踰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于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

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尚書陸周禮之僕。以我

政禮宜驂乘其僕仰窺膳品一銅拳椎死僕陸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卽有脩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于外。亂亡之兆已于此見矣。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九

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鄴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同將話來。于是道周復疏辯。謂臣與鄭鄴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鄴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鄴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鄴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祕。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論德瑛。煜編

脩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彝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臆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歷壬子解元。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鰲獻以言時弊。歸。鰲佑中救曰。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于廣元。斬首千餘級。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
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
而豪。好施尙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
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
飛檄兩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懸
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挪
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
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卽
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情衆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十一

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
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其掠。宋令急邀巖
議。巖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
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
耳。宋聞之而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
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爲不軌。
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
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駭奸究。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

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
忝乎！羣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
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
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牟
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
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
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
等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僞爲商賈，廣
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
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十三

子幼時聞賊信，急感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
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
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數旬不
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
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鏞

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王寅以能文燦爲兵部尙書總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五月鄖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東閔撫治鄖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鄖爲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十三

墟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歎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光翰竭力扞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請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

四面鎗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破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
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
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
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
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好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
撫議成于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
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
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乎誰生厲階

明季七畧

卷十三

古

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
五百又逐于麻黃間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
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
賊老回同闖場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
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醮于大山寺薦拔
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
燭數十里俄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于三吳倖全首領于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于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明季北畧卷十三

五

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凌義渠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劉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管家岡獲其頭目

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壁。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曆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于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于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餘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

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
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
慶。嗣後永生洲叅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
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掄
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
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
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
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而
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七

詹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
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
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畧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
總兵。時天啟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
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
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
衡知其寃。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

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合圍。生擒。斃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安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安猷不屈。大罵。至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驥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明季北畧。卷十二。

六

險。鏖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季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

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盧鳳等處。雖窟居英霍。聿晚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畧。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敵酋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間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香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不之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

俱無戰志。止將泊甫橋焚所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問之。令後隊分兵往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三

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鉄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既斷。兵與賊距河相詈。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熱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

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過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啟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葦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尙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逼。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徧居橋北者。盡罹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三

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謫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旣無賊矣。復不多募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既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謬罪逃死。朝廷之三

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已。或未嘗實。以上問也。予思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謂三歎。六月十八筆
六合既陷。破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壯者畏之。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迹之。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三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腳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古侯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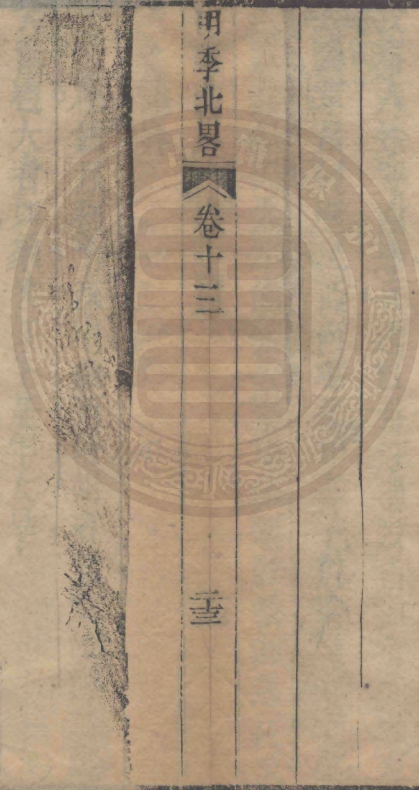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石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

歌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爲怪。七月以下二事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倬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史謂蘇吳沈公雖不無精詞與語

吳則楚雖對太王甫亦大奇其自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

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其志亦深。故答人留其欲言。蘇山六合

三月。對其歌。而世有文。先。雖。明。亦。對。其。思。然。人。

明季北畧卷之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詔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
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
投秦人楚。關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擄奪公卿入
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
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卽息紅頂。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又將發烟。虎兇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
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啻間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河南。先是任學。覲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懸張放。
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
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棋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

爲德城既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三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月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二

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倍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土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曾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土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散衣一筐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

歸

會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會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剝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廟好尙可知矣。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三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巳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賈。後宮明帝圖畫。功臣子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

內則陰官。外則陰國。皇上脩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脩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脩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逃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四

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當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諂。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巳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宿熒惑退至尾初度。漸人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煇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王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纓。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黃道周平臺抗辯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五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議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譏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跪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鄭杖母行。同臬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此。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六

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壅諂而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其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譴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于

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

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其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同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

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叙。縱一股卽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減。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未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八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卽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卽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堡。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逮間。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

挖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潁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九

工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家庄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裡。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曆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燾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廟，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燾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謚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十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郟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
賊四逸惟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
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大清兵敗高起潛于
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廷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
于是承疇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流入援
賊曹操聞之謂爲剿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棧洛陽流
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
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
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宴于迎恩官
明季北畧 卷十四

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
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爲官并不食餉願爲百姓
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脇從簡
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
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
援撫治鄖陽戴秉閔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
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益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
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
意于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

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鄆地。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萬全之機也。

大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竇濬等來援。大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樞。至內邱。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甯。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庄。敗績死之。改洪承疇、薊遼總督。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上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甯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卽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蒞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三

袒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特起

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欵議

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

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

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

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

各自逃生。家人環位不忍去。城旣破。大清兵掖之

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關叩頭。以持纆者

趨縊我。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

開先帝震悼。薛國觀斫其卹。典弗肯與。久之。南都遣
贈太傅。謚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
殷勤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
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
獨不然。講筵獻替。格爲激切。剴直所著文集一百卷。
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
見。上叩方罍。奏曰。臣意三戰。上變色。久乃憚曰。朝廷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十四

原未言。無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音
著。宜訪逼陸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
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
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
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土壯之命。
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三戰。嗣昌泊沮。齷齪不能語。
徒飛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謂大帥各選勁。約
子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
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逆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

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甚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五

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那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已頸下過。如不感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夾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葡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

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間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乘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卽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塞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入。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徑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拔。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掌牧場。

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尚書謚忠烈予祭葬賜蔭恩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尚書印縛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禱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七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樞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一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入與令堅守三月初以偏

師來輒引去。既盡銳力攻。令隨城遁去。廷訓人學舍
摩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
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
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
三隅繞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
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懦縷屬于屨。猶束胸拒
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而如生鬚髯。
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
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六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
夢馭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額
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
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携一
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
于城下。乃請晉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山城內貴家
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窶人傭子登陣擊柝。遂多
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

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籙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千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臨矣。籙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脇令拜。籙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携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讀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羨不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九

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啟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苟或磨半秋。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乘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

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
自聞變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大廬屬八邑肥六俱
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
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廬巢續者士美之
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滹沱水合
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
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
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筭勢稍
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燭騰守者迷眩不知所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三

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之
蕪囊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
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吾卽未
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
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大僕
寺卿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川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
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

吏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日把絲易紛處脂易
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
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關
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
先隨巡撫遼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
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
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
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擬
精騎翱翔隣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薄城城外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三

西北隅德水爲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與兵
使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土每臨
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欲獻蓬且巳卯正月初二早
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
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而被執不屈乃縣城樓之卒
殺之須臾縱火焚樓戶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
嗣昌卹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
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脩德宏辛卯

隸人

或云已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卽城道
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廿二筆

鄧謙礪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
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
斫凡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
山東叅政是冬濟南再困援枹登陴露立十晝夜矢
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人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
城陷謙手架木礪執勁弓斬射多人旣力不支被執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三

礪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揖爲擒去逾
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輿觀旋里事聞贈中憲大
夫謚忠毅督學高世泰檄人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
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被家守城率鄉兵巷
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
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數箭漢儀亦頭
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
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
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鬪及被執厲

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葺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明季北畧卷十四

三

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

仇胡枯奴諭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採蕨歌。酒壯東曾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遺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
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支
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
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
圖錄矣。智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心
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
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
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
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四

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險詠之末。
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希聲
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
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廿六日。打搶王中認家
中罄盡。

